

中三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學包括羅蔭權，羅健廣很喜歡在小息及下午上課前「拗手瓜」，通常我們都是在兩秒之內輸給阿蔭，他不但讀書成績優異，並且天生神力。知恥近乎勇的我後來苦練至可以做到五十次掌上壓，再向阿蔭挑戰，但卻未能改寫賽果，極其量只能將時間延長一點。羅健廣的表現比我好一些，在手臂離枱面 3CM 的位置也能與阿蔭周旋三至五秒，但結果都是應聲倒地。在與阿蔭拗手瓜的過程中，我可以感受到他那一股爆炸力及全程的專注，這正是他能夠在學業和事業這麼成功的一個縮影。

在美國重遇阿蔭該是八零年初，在近三藩市鄭浩華家附近的公園籃球場，那天還有林偉江、林偉日、鄭浩華、小霸王(浩華的弟弟)。我們三對三打半場，此時阿蔭打籃球的球技及意識都與中學時代判若兩人。言談中得知阿蔭就讀 U.C. Berkeley，因座落於 Oakland 市的黑人區，閒時便與附近的黑人同學打街頭籃球，所以打法變得很硬朗，並且永不放棄，水泥地上飛身撲地搶球已成為他打籃球的指定動作。

第一次與林偉江到 U.C. Berkeley 探阿蔭，他帶我們在校內的 Sidewalk Café 喝咖啡，閒談中突然有一個好像面部被毀容的老人家行過，據阿蔭說這老人家是 Berkeley 的化學教授，因對學生要求過苛，所以收到一件炸彈郵包因而毀容。阿蔭笑說有朝做了教授千祈唔可以咁寸。這一點阿蔭肯定做到了，南亞海嘯後阿蔭一家失蹤，本港各大傳媒走訪中文大學的師生，得知阿蔭是學生們心目中尊敬及愛戴的好老師、是教授們心目中肯定及感激的好同事。

還記得「發現挪亞方舟紀錄片」拍攝完畢的那天，正值南亞海嘯發生之時，時間巧合到令人髮指。好像在印証着洪水與方舟的真實性。

阿蔭，多謝你伴着我們一起成長、多謝你讓我們分享你光輝的一生、多謝你那語帶幽默而又不羈的笑容，我們將會永遠懷念你！